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被侮辱與損害的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 露 野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被害與損害的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 雲 野 譯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被侮辱與損害的目錄

第一冊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八
第三章·····	二二
第四章·····	二七
第五章·····	三六
第六章·····	四二
第七章·····	五五
第八章·····	六〇

第九章·····	七四
----------	----

第二冊

第十章·····	一
----------	---

第十一章·····	九
-----------	---

第十二章·····	一七
-----------	----

第十三章·····	三二
-----------	----

第十四章·····	四二
-----------	----

第十五章·····	四七
-----------	----

第二部

第一章·····	六九
----------	----

第二冊

第二章·····	一
----------	---

第三章.....二〇

第四章.....三〇

第五章.....四〇

第六章.....五五

第四冊

第七章.....一

第八章.....一三

第九章.....二七

第十章.....四五

第十一章.....五三

第三部

第一章.....七一

第五冊

第二章.....一

第三章.....二二

第四章.....三二

第五章.....四一

第六章.....五八

第七章.....八〇

第八章.....八五

第六冊

第九章.....一

第十章.....二六

第四部

第一章.....六一

第二章.....六五

第三章.....七七

第七冊

第四章.....一

第五章.....一九

第六章.....三八

第八冊

第七章.....一

第八章.....一七

第九章.....三二

尾聲.....二七

被侮辱與損害的

第一部

第一章

去年，在三月二十二晚上，我有一種很奇異的冒險。那一整天我都在市上走來走去，要找一個住處。我底舊住處很陰濕，而且我開始有一種預兆的咳嗽了。秋後我總老就有意要搬，但是我卻遲延到了春天。終日我都沒有找到合宜的。第一，我要一間分離的住室，不要別人住屋中的一間房子；其次，雖然我有一間屋就行了，卻必得是一間大屋，自然同時要得盡量便宜。我曾經觀察出了，在禁錮的地方，就是思想也被約束。當我思索着一部未來的長篇小說的時候，我歡喜在屋子裏來回地

走。順便說一下，我較之實際去寫，時常更歡喜思索我底作品，而且夢想着怎樣寫法。這實在並不是因為懶。為什麼呢？

我全天覺得不好，要日落時我實在覺得很病了。似乎是一種熱病開始了。而且我一天沒有住腿，又困倦了。傍晚，正在天黑之前，我正在順着佛司尼山司奇（Voznesensky）街行走。我愛彼得堡三月的太陽，尤其在日落的時候，自然是在清朗的，寒冷的天氣。整個的街市突然燦爛了，沐在明亮的光裏。所有的屋子似乎都突然輝煌了。牠們底灰的，黃的，和濁綠的顏色，一時失去了所有的抑鬱氣，彷彿在靈魂中有了突然的清明，彷彿吃了驚，或者彷彿有人用肘輕輕觸了我一樣。有一種新的景象，有一種新的思想程序。……一線陽光能為人底靈魂作出什麼事，是可驚的！

但是陽光死去了；冰霜更爲嚴厲，而且開始摧殘人底鼻子；暮色加深；汽從店鋪裏擴張開來。當我到了穆列（Miller）家，蜜餞鋪的時候，我突然站着不動，並且開始向街那面凝視着，彷彿有一種預感：有種出常的事情就要降臨到我身上了；而且就在那時候，在街那邊，我見到那老人和他底狗。我十分記得，好覺到一種不快的感覺抓住我底心，而且我自己也說不了那感覺是什麼。

我不是一個神秘派。我不大相信預感和占卜，然而在我底生活中卻有些不可解的經驗，或許多半人都是有過的罷。例如這個老人：爲什麼在和他相遇的當兒，我即刻就有種預感，以爲就在當晚，會有並非十分平常的事，發生在我身上呢？不過我是在病着的，而病中的感覺，幾乎常是騙人的。

老人屈着身子，用手杖輕敲着馬路，以他底緩慢微弱的步度，腿彷彿是棍子一樣，並且不去彎曲牠們似的動着，走近了蜜餞鋪。我生平不曾遇見過這樣奇怪的，警拔的人物，而且以前無論什麼時候在穆列家遇見他，他總在我身上發生一種苦痛的印象。他底高身材，他底屈偻的背，他底帶着八十歲印記的死似的臉，他底從衣縫破爛的舊大衣，蓋着他底頭——禿光了，只有一撮不是蒼白，卻微黃攪白的頭髮——的，至少有二十年的破圓帽，似乎並無目的，彷彿由彈簧作出的他底一切動作——第一次遇見他的人，都難免爲這一切所驚。看見一個無人照顧，而獨自活過了自然的年月的老人，尤其因爲他像是一個逃開看守者的瘋子，實在是希罕。他底出常的消瘦，也使我出驚；他似乎就沒有身體，除了骨頭上蓋着皮之外，彷彿就沒有什麼了。他底大的，沒有光彩的眼，彷彿是安放在藍邊裏面，總是筆直地凝視着前方，從不向一邊看，從不看見什麼東西——對這我覺拿得準；

雖然他看着你，他卻筆直地向你走來，彷彿他前面是一片空的空間一樣。這我注意到幾次了。他近來纔在穆列家出現，他底狗時常跟着他，沒有人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穆列家底主顧沒有一人能下決心招呼他，他也不向誰開口說話。

『他爲什麼拖拖拉拉到穆列家裏呢，那里有什麼事給他作呢？』我奇怪，在街那邊靜靜站着，並且固定地凝視着他。一種有刺激性的煩惱，是病與疲倦底結果，在我心裏湧起來。『他想着什麼呢？』我繼續着出奇。『他頭腦裏有什麼呢？不過他畢竟還想着什麼嗎？他底臉面是這樣死，連什麼也不表現了。那從不離開他，彷彿是他底不可分離的一部，並且那般像他的討厭的狗，他從什麼地方拾來的呢？』

那個不幸的狗看來彷彿也有八十歲了；是的，一定有這大了。第一，牠看來比向來的狗都老，其次，爲了或種原因，我第一次見到牠時，就使我驚覺牠不是和其他一樣的狗；牠是一條例外的狗；關於牠一定有什麼奇異的事，古怪的事；牠許是一種現形爲狗的魔鬼，而且牠底命運，以一種神秘而無名的方法，和牠主人底命運相聯結。看着牠，你會即刻承認，牠吃最後一次飯之後，一定過了二十

年了。牠就像骨骼一般消瘦，或者也差不了多少，像牠底主人一樣。幾乎牠所有的毛都落去了，牠底尾巴垂在腿間，光得像一根棍子一樣。牠底頭和長耳朵，慘淡地向前低垂。我生平從未遇見過這樣討厭的狗。當他們一同沿街行走的時候，主人在前，狗隨在他腳跟後，牠底鼻子觸着他底大衣襟，彷彿是連在上面的一樣。他們底步度和他們底整個的外貌，彷彿幾乎每步高聲叫出：『我們老了，老了。主呵，我們是何等老了呵！』我也記得，有一次我心裏念到，這老人和狗是從加發尼（Gavanni）插圖的霍夫曼（Hofmann）底書頁中走出來的，並且用行動廣告將這著作顯示世人哩。

我過了路，並且跟隨着老人到蜜餞鋪去。

在鋪子裏老人行動得很奇怪，而且穆列站在櫃台那裏，對於他底不速的客人底走進，近來已經做出不高興的鬼臉來了。第一，這個陌生的來訪者是從來不要什麼東西的。每次他都筆直地走向靠着爐子的角落，並且在那里坐在一張椅子上。假如靠爐子的座位被佔住了，迷迷糊糊地在佔了他位置的先生面前站一會之後，他就似乎困惑的走開，到窗旁的另一角落去了。在那里他就定在一張椅子上，審慎地自己坐下來，去下帽子，放到旁邊地板上，把手杖靠帽子放下，於是倒在椅子

上，他會不動的坐三四點鐘。他從不拿起一份報紙，從不說一句話，做一聲，只是坐在那里，用睜大着的眼睛筆直向前看，但是眼睛裏有着這樣空洞的，無生命的眼色，人滿可以打賭，他對於周圍進行着的事，是並無聞見的。狗在同一地方打了兩三個滾之後，就鼻子放在他底鞋間，慘淡地在他腳跟前躺下了，發着深的呼聲，並且在地板上伸開身子，牠也就不動地呆一整晚，彷彿牠是暫時死了一樣。人可以想像這兩個生物終日在什麼地方死躺着，僅在日落時纔復生，只是要拜訪穆列底鋪子，來完成或種神秘的，機密的職務罷了。坐了三四點鐘之後，老人最後要站起來，拿起帽子，並且起身到什麼地方家裏走去了。狗也起來，像從前一樣滴拉着尾巴垂着頭，用同樣緩慢的步度，機械地跟隨着他。鋪子裏的慣常的訪客，最後下手從各方面迴避老人，而且甚至不坐在他旁邊，彷彿他給他們一種厭惡的情感一樣。他對這一點也沒有留意到。

這蜜餞鋪底顧客多半是德國人。他們從佛司尼山司奇街底各部聚集到那裏，多半是各種店鋪底頭子：木匠，麵包匠，畫匠，帽匠，馬鞍匠，就德國的意義解，所有的作一家之長的人們。總之家長的傳統是在穆列家保存着的。時常鋪主和他所熟識的顧客在一塊，並且在他旁邊靠着桌子坐下，彼

時就要消費一點五味酒。家裏的狗和小的孩子有時也出來看看顧客，顧客時常總是要撫慰他們的。他們是彼此相熟，而且都彼此相敬的。當所有的客人都注意着閱讀德國新聞紙的時候，從通到鋪掌房的門裏，傳來破鋼琴上我底親愛的奧古斯丁（Mein Lieber Augustin）底響聲；這是長女彈奏的，她是帶着淡黃頭髮，小的德國的女士，很像一個白老鼠。這二人舞曲被人愉快地歡迎。我時常在每月初到穆列家裏去，讀那里所收納的俄國雜誌。

當我進去的時候，我看見老人已經靠窗子坐着了，狗和常時一樣躺着，伸張在他腳跟前。我不做聲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並且心裏自問，這裏實在無事可作，我又病了，不如趕緊回家用茶睡覺的好，這時候，我為什麼到這裏來呢？我到這裏來能只是爲着呆看這個老人嗎？我煩惱了。『我和他有什麼關係呢？』我想，回憶着剛纔在街上我懷以看望他的那奇異的，痛苦的感覺。這一些呆傻的德國人於我有什麼呢？這種古怪的心情是什麼意義呢？我近來纔在我自身中見到的，阻礙我生活，並且阻礙我取一種清楚的人生觀的，這種因瑣事而起的無價值的激動，是什麼意義呢？有一位深透的批評家，在他對我上次一部小說的含怒的批評中，已經論到這個了。但是雖然我遲疑了，而且感

慨了，我還滯留在我所在的地方，同時我也更被疾病所制服，而且不願離開溫暖的房屋了。我拿起一張福蘭克弗忒（Frankfort）新聞紙，讀了兩行，打起盹來了。德國人們不會干預我。他們閱讀而且吸煙，僅僅每在半點鐘左右，用低聲，或德國著名智者沙非爾（Saphir）底警句，或諧談，突然彼此報告一點福蘭克弗忒的消息，此後，對於他們底民族性帶着加倍的驕傲，他們又埋頭閱讀去了。我打了半點鐘盹，凶猛的振顫使我醒來了。實在必須回家了。

但是屋裏扮演着的啞劇，又使我停住。我已經說過，老人一在他椅子上坐下，他就把眼睛釘在什麼東西上，並且全晚不動牠。被擺着供那無意義的，固執的，無所見的凝視，在過去已經成爲我底命運了。這是一種很不愉快的，實在是受不了的感覺，而且我時常在能夠的時候就換座位。在這時候，老人底犧牲者是一個小而圓的，很乾淨的德國人，帶着堅實的，漿硬的，豎起來的領子，異常發紅的臉面，是這鋪子底新客，一個從里卡（Riga）來的商人，我以後聽說，名叫亞當伊凡尼奇司齊爾（Adam Ivanitch Schultz）。他是穆列家底親密朋友，但是對於老人或許多顧客，都還毫不了解。喝着他底五味酒，歡喜地讀着“Dorfbardier”，他突然抬起眼睛來，並且看見老人底不動的